

新派武侠小说

12762

左轮泰

费

著

左轮泰



游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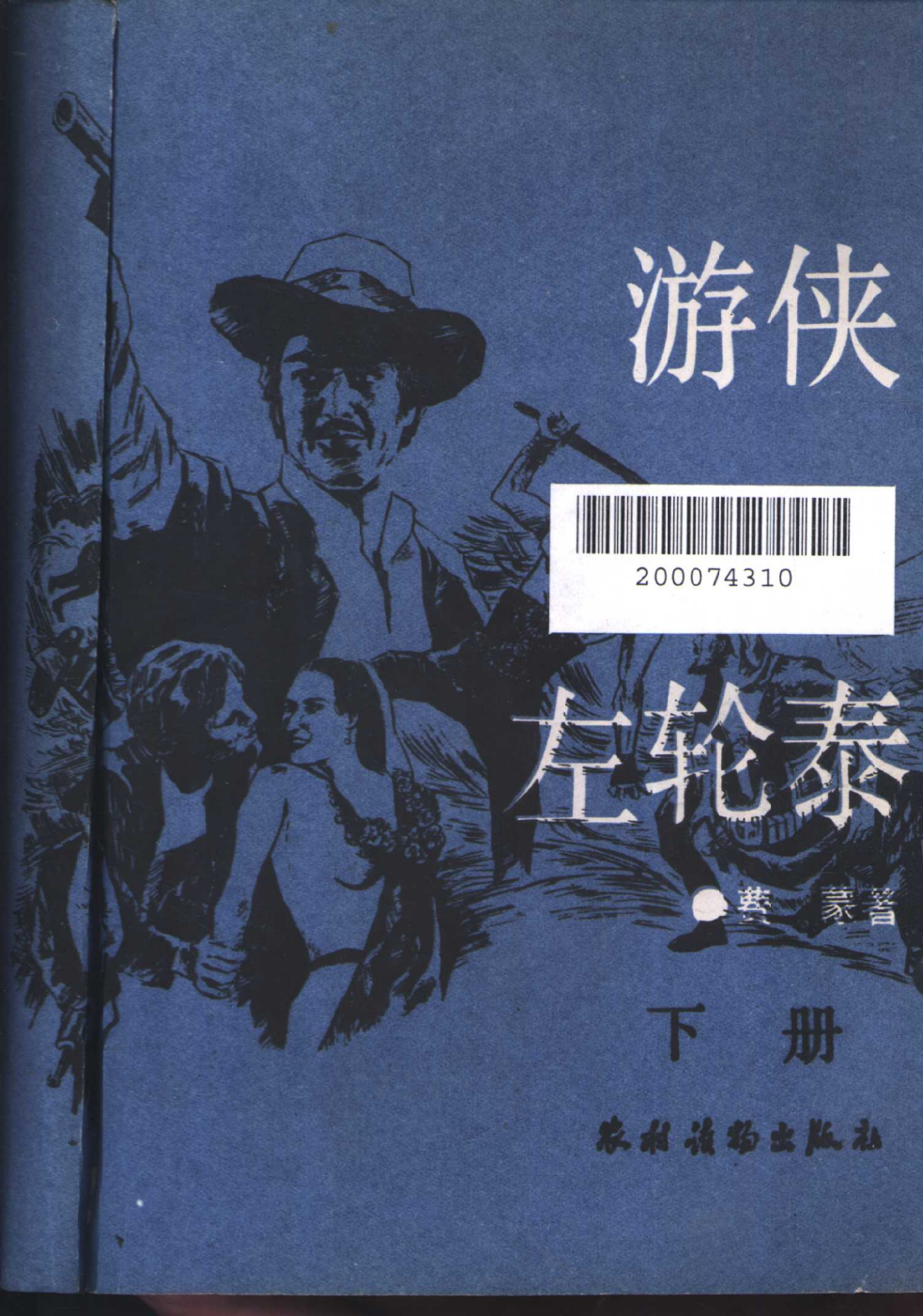
200074392

左轮泰

● 费 蒙 著

上 册

农村读物出版社



游侠



200074310

左轮泰

● 蔡 蒙 著

下 册

农村读物出版社

装帧设计：李子健

游 侠 左 轮 泰

(台) 费 蒙 著

责任编辑：谷 昀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8.5 千字：37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7—5048—0416—9/I·79

定价：（上下册）5.05元

目 录

第一章	游侠萍踪·····	(1)
第二章	心战第一回·····	(25)
第三章	大镖客左轮拳·····	(52)
第四章	智斗毛毛党·····	(104)
第五章	恐怖追踪战·····	(148)
第六章	地中海喋血战·····	(179)
第七章	常胜大将军·····	(211)
第八章	反阴谋之争·····	(257)
第九章	海上忠魂·····	(301)
第十章	惊弓之鸟·····	(315)
第十一章	沙漠情歌·····	(368)
第十二章	沙漠谍影·····	(421)
第十三章	热砂之困·····	(448)
第十四章	扑朔迷离·····	(471)
第十五章	九死一生·····	(486)
第十六章	同命鸟·····	(524)
第十七章	如此亲王·····	(557)
第十八章	长相忆·····	(571)

第一章 游侠萍踪

“十八年前，我在住宅门前拾到一个弃婴，由娃娃将她抚养长大，如今已是婷婷玉立了，但是这女儿，竟爱上她的养父，养父的仪表、风度、言行，一切都是好的，什么王子公孙她也看不中，发了誓要嫁给她的养父，这岂非是乱伦么？呸！她还一口咬定我是她的养父呢……”

左轮泰发了一顿牢骚，竟赴欧洲旅行去了。

他首先到了巴黎，这世界上著名的花都。左轮泰在空闲下来时，不外乎是醇酒美人。

巴黎，他并非是头一次光临，什么铁塔，凯旋门，凡尔赛宫，对他都失去了兴趣。脱衣舞也看腻了。

最主要的是看几个朋友，和昔日旧友欢聚，把盏言欢，快慰生平。

左轮泰的朋友有好几类，比喻说，称为“哥儿们”的，等于是磕头弟兄。也有利害关系的，如“吃公事饭的朋友”。也有曾受左轮泰的恩惠的，如救命之恩；仗义疏财而发迹的不一而足

……

在巴黎，左轮泰有一个把弟，姓得很怪，姓苟，洋名字叫

做“爱迪”。

但是左轮泰并不叫他苟爱迪，故意把字音念邪了，唤他做苟而迪。

苟而迪原是赌徒出身，走遍许多码头，曾得意过，他在失意时，就全仗左轮泰资助。

这时，苟而迪是一位制片商，他发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八艺术在欧洲色情泛滥，“肉弹”与性心理为主题的电影源源出笼。

苟而迪也等于是一种赌博性质，一下子就购买了好几部“肉弹”影片向东方市场推销，在“一雷天下响”的情况之下，他发财了，等于是“贩卖色情”发迹的呢。

苟而迪对左轮泰是没有两句话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什么重要的买卖，一律抛开，他陪同左轮泰活跃于“花街柳巷”脂粉丛中，花天酒地日以继夜的。

左轮泰原是个不甘寂寞到处留芳的人，但这一次他念念不忘女儿给他带来的烦恼。

每在酒后，就牢骚发个不已，苟而迪尽情向他安慰，左轮泰反复地还是那几句老话。

这天，左轮泰还在酒店里高卧未起呢，苟而迪给他送来一份请帖。

“这个舞会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差不多整个巴黎的名媛淑女都会参加的！”苟而迪说。

“什么舞会这样的隆重？”左轮泰问。

“萨巴达共和国大使馆欢迎安妮泰郡主陛下安排的舞会，

一定冠盖云集，美女如云！”苟而迪指着那纸请帖说：“而且在舞会中还举办各项义卖，为敦睦邦交计，我们制片商的也分配了义务，一定捐献几个——”

“你再说一遍，什么共和国！”

“萨巴达共和国？”

“哪来这么一个共和国？”

“噢，在中东的版图上你可以找得到的！”苟而迪顿了一顿，又淡然地说：“但也许找不到！”

“中东国家大多数产石油，都很富有，为什么还要义卖捐献？”

“最近‘毛毛党’叛乱，伤害了无辜的老百姓，义卖捐献不过是政治性的罢了！”

“我对政治毫不感兴趣！”左轮泰说着，又在床上躺下了。

“谁叫你过问政治呢？我不过让你去看美女罢了，明年度的巴黎新装会有大批的出笼！”苟而迪故意正下神色说：“听说萨国的安妮泰郡主是一个绝色的美人儿呢！”

“每天‘酒池肉林’也会发腻，何不换换胃口？”

“参加这种舞会，一定得有舞伴！”

“嗨，和我有来往的电影公司，很多的影星全动员协助他们义卖，我给你介绍一个叫做E-E的肉弹新星，很有前途的！”

“你知道，我对‘肉弹型’的新人是不感兴趣的！”

“嘿，妻是老的辣？冬令进补，最好是吃老母鸡，以我国的老单方，最好加上几两当归杞山杞子，那就十全大补了。”苟而迪嬉笑着说：“瞧你那不修边幅的一副神态，要参加这种舞会还

得打扮打扮呢!”

“英京酒店”是巴黎至为豪华的酒店之一，是夜，车水马龙，警卫林立，真个冠盖云集，“人文荟萃”，群贤毕至矣！

瞧那些绅士淑女，男的一律是“企鹅式”夜礼服，还有披挂勋章的，女士们却不一样，奇装异服，争奇斗艳，有打扮得如同孔雀开屏的，也有打扮如山鸡出巢的……

左轮泰和苟而迪也是夜礼服打扮，走进“英京酒店”灯火辉煌的正厅。

“保安局”的帮办约翰马莱和左轮泰是相识的老朋友，赶忙走过来打招呼。

“左轮泰，你怎么也来了？”

“郡主相邀，不敢不到！”左轮泰笑着回答说。

“你摇身一变，又成为片商啦！”约翰马莱看过请帖说。

“沾朋友的光！”左轮泰说。

“不是找麻烦来的吧？”

左轮泰笑了起来，说：“只管放心，为敦睦邦交起见，今天是捐献来的！”

约翰马莱帮办说：“听说你‘收山’多年了，所以我也比较放心，你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

左轮泰和这位“保安局”的帮办打过招呼之后，和苟而迪两人徐步进入正厅。

这时，正是鸡尾酒时间。衣饰革履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绅士淑女们各端酒杯，三五成群，正在进行交际应酬。

场面豪华得可以，尤其是那些名媛淑女们除了在服装上争

奇斗艳之外还各显财富。价值连城的手饰如钻戒、手镯、项链、胸花，应有尽有，把财富戴在身上以显示他们的身分，真教人看得眼花缭乱呢。

假如在二十年前，左轮泰或会先觊觎那些财富，然而现在，左轮泰先行欣赏仕女们新装。

她们袒胸露背已经不足为奇了，有“本钱”足的，还尽量显露她们的“本钱”。什么“半上空”、“真空”、“洞洞装”……应有尽有。

这时，一个矮小个子，有着滑稽脸孔，蓄有两头翘小胡子的绅士趋过来，打了一阵哈哈，就和左轮泰握手。

左轮泰和这人并不相识，正纳闷间，这人已转身离去了。

“我的手表！”左轮泰发现自己手腕上的一只电动金表不翼而飞，可以证明这人乃是一名扒手。

这种手表若说它值钱，是因为它会象闹钟一样，对准了时间就会自响的。但是在这场合之中来说，它和仕女的任何一件首饰相比，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手表还给我！”左轮泰追上前，打算给那家伙一顿教训。但苟而迪将他拖住。

“泰哥，不必紧张，你没看到大门口竖着一块牌子吗？”

“什么牌子？”左轮泰回过头去。

真的，在正厅的进口间竖有一块表演节目的牌子，那个形状古怪有滑稽脸孔的汉子照片贴在上面。用法文写着：“世界扒手大王，乌拉归博士表演惊人绝技，时间：十时正。”

左轮泰始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扒手还是一位博士呢，凭

他的手法，刚摸到左轮泰的手腕时就被左轮泰发现了，他还要公开表演么？

“还没有到表演的时间，他干吗要在我的身上施手脚？”左轮泰仍有不解之处。

“他不过是在做表演前的预备工作，可遇到了左轮泰，他就失手了！”荷而迪说。

“为什么他会选中了我呢？”

“也许你由外阜而来，‘土腥气味’未退，他以为你是‘大土佬’了！”

“岂有此理！”左轮泰有点生气。

这时，有一位年青绅士过来，向左轮泰一鞠躬，递上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世界扒手大王，乌拉归博士。”

青年绅士：“乌拉归博士说，手表待会儿在舞台上还给你，希望你分意。”

荷而迪便笑了起来，说：“瞧，打招呼的已经过来了，在他们的预订计划之中，是打算让客人惊奇一番的，突然发现自己失窃，手表已经在舞台上了！”

“这样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扒手还自称博士，还印在名片之上呢！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他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能人么？”

“难道说，你也打算露一手么？算了！走江湖混饭吃的人是什么样把戏全有的，别理会他就行了！”

左轮泰摇了摇头，说：“请扒手大王表演，在这种场合之中，

好象不太适宜呢！”

“别以为在这里所见到的全是珠光宝气，有多少赝品呢？但是也可以说是提高了惊险的价值，以广招来客呢！”

道貌岸然的侍者以手杖击地，唱名说：“麦莲黛史窝奴女伯爵驾到！”

这位女伯爵，是个红发的半老徐娘，她的姿色和珠光宝气掩饰不了她已消逝的年岁，一件枣色镶有碎钻边的夜礼服，丫字型的领口开得很低，在乳壕之畔贴有一枚黑痣，一看而知，她是个颇为风骚的女人。

全场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似是欢迎这位女伯爵的光临。

“对这个女人大家都好象很热情，怎么回事呢？”左轮泰向苟而迪问。

“哎，你简直没有读报纸，麦莲黛史窝奴女伯爵是安妮泰郡主王储的监护人咧！”苟而迪回答说。

“哦，原来是敦睦邦交！”左轮泰笑着说。麦莲黛女伯爵到场之后，应酬甚忙，很多善于交际的男女都愿意和她攀谈，甚至于以一握手为荣。

苟而迪和左轮泰也活跃于宾客丛中。

苟而迪真的给左轮泰介绍了一位唤做E·E·的金发青春女星。

这女孩子的年岁不大，但为登“银星龙门梦”，作风大胆，穿着一身露孔的“洞洞装”，曲线毕露，把“本钱”尽情呈露。

她故意装做一副“成熟”的样子，“妖精八怪”嘤声嘤气，左轮泰很感到受不了。

舞会差不多九点多钟才开始，左轮泰一直没再看见那位“扒手大王”露面。大概是他“开张”时就失手恐怕是难为情呢。

左轮泰有E·E·陪伴着他也不会感到寂寞。

两支舞曲过后，穿晚礼服的侍者又用手杖击地板。

“安妮泰郡主王储驾到！”

麦莲黛史密女伯爵已首先离座迎驾，她的身畔跟随着很多随员。其中有一个身材矮胖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苟而迪告诉左轮泰说，他就是萨国的驻法大使。

安妮泰郡主王储并非是像一般宾客般的由正门进入舞会。

她出现在正厅的旋型楼梯之上，由萨国的大使及麦莲黛史密女伯爵分一左一右搀扶着，徐步落下那宽长的石阶。

安妮泰郡主真是绝色的美人儿，有着高贵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她的秀发是棕红色的，高盘在头顶之上，卷成一个漩涡，之中镶上一枚椭圆型的钻石，在灯光之下，衬配得她那头红色的秀发，光彩撩人，杏字脸，一双光亮的俏眼，瞳孔是碧色的如一泓秋水，鼻儿尖尖的，似有着高傲的脾气，两片小唇更是迷人，唇下还有着的一颗美人痣。

她的礼服是纯白色的，长腕手套，没带任何的饰物，只是腰间别着一枚光彩夺目的宝石勋章。大概是她的父王所赠的，上面有着的字样或许就是她为王储的徽记。

左轮泰走遍世界各地，美人儿见得多了，还绝少会使他迷惑的。安妮泰郡主王储的艳丽和高贵竟吸引了他。

只见这位异国的郡主，象“天使降凡”般的。徐步姗姗落下台阶。

全场都在掌声掩盖之下。站在台下的人，会顿觉自己的渺小。

一会儿，安妮泰郡主王储在她的随员伴送之下来到预定安排好的座位之上。

那是一张约有一人高的木框皮椅，刷得油亮的，靠背上还有着了一支与郡主王储腰间相同的巨型徽记。安妮泰郡主坐在上面有着无比的尊严。她的一双俏眼向全场扫射了一遍，真有“勾魂摄魄”的魅力。

不过，左轮泰可以看得出，这年轻的女孩子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忧郁。为什么呢？象她这样年轻，权势财富应有尽有，高高在上，还有什么事情使她不称心的？

莫非忧伤国事？

左轮泰有点不大相信，象安妮泰郡主这样的少女，自幼“养尊处优”可想而知，哪还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同时，萨国位在中东，是“石油王国”，最富有不过的，她还有什么可忧心的？

在安妮泰郡主的身畔周围，环立着四五名大汉之多，他们都是郡主的卫士，任何人想和郡主接近的话，还得先通过他们呢。

是时，司仪报告：“世界扒手大王乌拉归表演惊人绝技！”

音乐台上奏起急疾的进行曲欢迎乌拉归博士出场，在场的宾客热烈鼓掌。

乌拉归博士那小丑型的脸孔在探照似的水银灯下出场了，高张双手，不断地向左右鞠躬，接受宾客们给他的鼓掌。他的动作也完全是小丑化的。只为逗宾客们的欢笑。

在场的警卫也挤进正厅里来看热闹，自然那位约翰马莱帮办也在人丛之中。

左轮泰溜在他的身畔，拍了拍他的胳膊说：“在这种场合之中，贵宾汇集，差不多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士，让一位扒手表演，你认为合适吗？”

“乌拉归博士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物，他不过是表演技术而已！”

左轮泰说：“你且看舞会里的仕女们携带的手饰，有价值连城的！”

约翰马莱一怔，呐呐说：“舞会的主持人已经保证过……”

“万一宾客之中有人失窃，那么责任谁负？”

“左轮泰，你……？”约翰马莱的额上已出现汗迹。

“别指我，我说的是扒手大王出现！”

约翰马莱正色说：“左轮泰，我警告你，不得在此滋事，否则是自找难堪的……”

“呵、呵——”左轮泰笑了，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解呢！”

“反正你别添麻烦就是，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左轮泰吃吃一笑便溜开了。

这时，那位“扒手大王”乌拉归博士点头如捣蒜，在水银灯下，以小丑动作通过那漫长的通道，跨上舞台上去了。

音乐停止，他在一幌手之间，像变魔术似的，他的手中就多了一只表，那正是左轮泰的表呢。

假如说，左轮泰不是事前发觉，准会以为是他路过时摘去

的，这样手法就太高明了。

通常这种表演，大多数都很能唬人的，可惜乌拉归博士在事前“照子不亮”，偏找上了左轮泰，几乎就出洋相了。

不过，乌拉归博士的助手已经向左轮泰打过了招呼。在江湖上混，在外面跑码头的人，“伸手不打笑脸人。”好意思和他翻目么？

左轮泰肚里明白，但在观众的眼中仍是感到新奇的。

这时，只见乌拉归博士又一幌手，另一只手上出现了一串闪闪的项链。

“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生，哪一位女士不小心，一只手表和一串项链落在我的手中了！”乌拉归博士笑眯眯地说：“我先致歉意，请两位失主上台来招领失物好吗？”

于是，乌拉归博士布置在台下的助手，也就是那位年轻的绅士向左轮泰一指。

一盏水银灯便射到左轮泰的身上，全场宾客哄堂大笑，洋相出足。

假如说，是普通的一个客人，就会脸红耳赤了，但左轮泰若无其事，反正“走江湖”的把戏他全都了解，在这种场面之下，他是无从计较起的。

那年轻的绅士再举手一指，在墙隅间一脸肥胖难分的白发贵妇，当水银灯照到她的身上时，她简直手足无措呢。

自然，这两个人都是失主了，一个丢了手表，一个丢了项链，等于是——一对大傻瓜了。

这种出洋相的事情，居然也会临到左轮泰的头上，使他自

已也很感到莫名其妙，乌拉归那老家伙是有意作弄他的抑或是真瞎了眼？

这时候，那年轻的绅士不断地鞠躬，请他们一对傻瓜上台领回失物。

左轮泰倒无所谓，反正他已经是命中注定了一定要出丑的，何不干脆大大方方走上台去！

但是那位肥大的老妇人却不然，她越是忸怩，越是引人发笑。

她由几个好事的宾客架着，送上舞台上。去。

左轮泰已经看到，那位美艳的安妮泰郡主以折扇抿嘴而笑，似乎是忧郁顿开呢！

真是千金难买一笑呢，凭这美人的一笑，左轮泰感到做傻瓜也是值得的了。

左轮泰走上了舞台，乌拉归博士和他握手，然后来了个“法国式”的拥吻。

“最好别再摸我的皮夹，否则你会后悔的！”左轮泰保持了笑脸轻声提出警告说。

乌拉归博士愕然，因为他的对手实在是太机警了。可能还是“行家”呢！于是，他没再表演“绝技”。很郑重地替左轮泰将手表戴上，然后再三道谢。

那位肥胖的老太太好容易被推上了舞台，她羞人答答地静立一隅，好象是等候着接受愚弄。看她的样子也是怪可怜的。

左轮泰戴好了手表，故意附在耳上听了一听，他临落下台的楼梯时，故意回头说：“乌拉归博士，你还偷了约翰马莱帮办